


集部

傳家集卷三十六

宋　司馬光　撰

章奏十九

上皇帝疏治平二年八月十一日上

月日具位臣光謹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聞書曰面稽天若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蓋言王者爲天之子不敢不朝夕小心祇畏其命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是故洪範九疇以五行爲本言王者當祇順五行之

性內謹五事以治身外修八政以治國正五紀以承天序折衷於皇極之道登用三德之人又參合以龜筮之謀察風雨寒燠之來以省得失知休咎導迎五福避遠六極此萬世不易之道也臣不勝狂愚忘生觸死伏見陛下即位以來災異甚衆日有黑子江淮之水或溢或涸去夏霖雨涉秋不止京畿東南十有餘州廬舍沉於深淵浮苴棲於木末老弱流離捐瘠道路妻兒之價賤於犬豕許潁之間親戚相食積尸成丘既而歴冬無雪

煖氣如春草木早榮繼以黒風今夏癘疫大作彌漫數千里病者比屋喪車交路至秋幸而豐熟百姓欣然庶獲蘇息未及收穫而暴雨大至一晝之間川澤皆溢溝渠逆流原隰丘陵悉爲洪波一苗半穗蕩無孑遺都城之内道路乘桴城闕摧圮官府倉廩軍壘民居覆沒殆盡死於壓溺者不可勝紀耆耋之人皆言耳目所記未嘗睹聞此乃曠古之極異非常之大災陛下安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之咎乎臣性愚學淺不足以窺

測天意竊以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然則災異之來不在於佗茍人心和悅則天道無不順矣詩曰亹亹文王令聞不已又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古之聖王未有不先其令名而能行其政於天下者也臣伏見陛下踐阼之初上自宰輔次及朝臣下逮閭閻細民士伍厮養無不翕然同辭稱頌聖德如出一口皆云方今皇族奉朝謁者八百餘人陛下仁孝聰明爲之首冠知人疾

若識其情僞節儉愛物剛果能斷旣美先帝知人之明又慶已身逢時之幸涕泣共談悲喜相半臣愚以爲昔漢惠帝無子而得文帝仁儉謙恭百姓富饒幾致刑措昭帝無子而得宣帝勤恵明斷吏良民樂號稱中興然則國無嗣子而旁親入繼未必不爲天意福祐社稷而光啓聖賢也私心自幸又甚於衆人俄而聖躬有疾上下之人思殺身爲牲粉骨爲藥庶祈早瘳以覩聖政不意數月之後道塗之議稍異於前頗有謗言不專稱美

逮乎周歲之外則頌者益寡謗者益多臣竊伏於闕門之外日聞衆論不勝悵恨痛心疾首晝而忘食夕而忘寢爲陛下深思其故終不能明意者陛下於舉動循守之間萬一有所未思乎敢以愚慮言之蓋有三焉惟陛下寛其罪使得畢其辭竊以皇太后仁明之徳爰自先朝布聞四方加之保育聖躬在於襁褓陛下入承大統不可謂全非皇太后之力當陛下初得疾之時外間傳言皇太后於先帝梓宫之前爲陛下叩頭祈請額爲之

傷如此豈可謂無慈愛之心於陛下哉不幸為讒賊之人交相離間遂使兩宮之情介然有隙就使皇太后有不慈於陛下陛下為人之子安可校量曲直遂生忿恨而於愛恭之心有所不備乎傳曰大德滅小怨先帝擢陛下於衆人之中自防禦使升為天子唯以一后數公主屬於陛下而梓宮在殯已失皇太后之歡心長公主數人皆屏居閑宮希曽省見臣請以小喻大設有閭里之民家有一妻數女及有數畒之田一金之産老而無

子養同宗之子以爲後其人既沒其子得田産而有之遂踈母棄妹使之愁憤怨歎則鄰里鄉黨之人謂其子爲何如人哉以匹夫而爲此行猶見貶於鄉里况以天子之尊爲四海所瞻仰哉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先帝天性寛仁重違物意晩年嬰疾厭倦萬幾遂以天下之事悉委之兩府兩府或見有所偏或意有所私取捨黜陟未必皆當又巧設倖門進拔所愛超資越級欺罔衆人抑壓孤寒無所伸愬及陛下即位皆謂必能奮

發乾剛昭明君德收取威福復還王室進賢退愚賞善
罰惡使海内廓然立見太平而陛下益事謙遜深自晦
匿凡百奏請不肯與奪動循舊例不顧事情謹於細務
忽於大體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不肖不能去知事之
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大臣專權甚於先朝率意
差除無所顧忌或非材而驟進或有罪而見寬此天下
所以重失望也臣聞書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是
以堯稽於衆舍已從人舜好問而好察邇言禹聞善言

則拜湯用人惟已改過不吝此四聖人者豈其才智之不足哉然猶孜孜汲汲下詢愚賤之人者蓋以四海之廣萬幾之衆非一人所能獨知必資天下之耳目思慮然後能曲盡其理也陛下聖質雖美亦當取法於堯舜禹湯而即政以來或意有所見執之不移如堅守嚴城禦敵外寇使羣臣之言皆無自而入殆非所以納百川而成巨海也孔子曰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

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是故明君之於聽納無彼無我無親無踈無先無後唯其是而已矣若重我所有而輕彼所陳信其所親而疑其所賤主先入之言而拒後來之議則雖有是者亦不可得而見矣夫人心之所好者視醜以爲美所惡者視善以爲惡苟能以平心察之則是非易見矣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若必待合於聖意則悅而從之不合則怒而棄之臣恐讒諂日進方正日踈殆非

所以增社稷之福也又國家置臺諫之官爲天子耳目防大臣壅蔽朝廷政事皆大臣相與裁定然後施行而臺諫或以異議干之陛下當自以聖意察其是非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今乃復付之大臣彼安肯以己之所行爲非而以佗人所言爲是乎此乃陛下所以獨取拒諫之名而大臣坐得專權之利者也夫以君相之重何啻泰山賤臣之輕何啻鷄卵乃欲相與校其勝負臣固知其不敵矣是以四方懐忠之士願效區區者皆望風不

進結舌沮氣此天下所以又失望也凡此三者在列之臣皆知其不可而上畏嚴誅下避怨怒莫敢以此極言聞於陛下使海内憤鬱之氣積而不發宜其有以感動天地之和矣臣聞天意保佑王者故爲之下災異以譴告之若王者恐懼修省則非徒免一時之害又將有福禄隨之商之太戊武丁周之成宣是也若傲忽不顧非徒爲害於一時又將有危亡之禍漢之成哀桓靈是也今災異之來意者皇天亦將保佑陛下以成商周之美

乎臣願陛下上稽天意下順人心於此三者皆留聖念奉事皇太后愈加孝謹務得驩心諸長公主時加存撫無令失所總挈大柄勿以假人選用英俊循名責實賞功罰罪捨小取大剗塞弊倖一新大政延納讜言虛心從善皆行之以至誠非特爲空言而已夫至誠可以動金石而況人乎不誠不足以感匹夫而況天乎詩云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兹天雖至高視聽甚邇人之所爲發於中心則天已知之固不待見其容貌形

於聲音也陛下果能盡誠於此則聖德日新令名四達人心既悅天道自和百穀蕃昌嘉瑞並至蠻夷率服福流子孫矣臣自知不才無補朝廷然不敢遂自塞嘿復有所陳惟陛下裁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乞節用上殿劄子治平二年八月十四日上

臣竊見國家公私窮窘固非一日今玆復遇大災畿内秋田蕩無孑遺倉廩儲蓄率多敗壞府庫錢帛散用將盡必恐今冬饑饉甚於去年軍民嗷嗷無以賑救經費

不足重以郊禮此乃國用危急之時不可不早以爲憂
今取之於内帑則内帑已虚收之於外方則外方已盡
歛之於下民則下民已竭不知朝廷將何以爲計臣愚
以爲若非陛下側身克己痛自節約則無以應荅天意
感慰民心使昏墊者忘其悲愁餧死者無所怨嗟也臣
聞節用之道必自近始伏望上自乘輿服御之物下至
頼王公主婚嫁之具悉加裁損務從儉薄勿信主者以
舊例爲言出六宫冗食之人使之從便罷後苑文思院

所造淫巧服玩止諸處不急之役然後命有司考求在外凡百浮費之事皆一切除去羣臣非有顯然功效益國利民者勿復濫加賞賜將來南郊自非犧牲玉帛供神之物其餘青城儀仗之類止於奉車駕備外飾者亦令有司與禮官同共參詳減省臣聞國有凶荒則殺禮事天者貴於内誠而賤外物是故器用陶匏席用槀秸況於青城儀仗之類何爲不可減乎凡此數者唯在聖意斷而行之固不可與庸俗之人執文泥例者謀之也

取進止

乞令朝臣轉對劄子

臣竊見祖宗之時累曾令朝臣轉對或遇災異更廣求直言真宗咸平景德之間詢訪尤切其詔書云涉詆訐者固可優容乏詞藻者許其直致是時羣臣上書言事者日不下百餘封每戒敕閤門令疾速進入詔樞密直學士馮拯陳堯叟令詳定以聞所以然者不惟考時政之得失亦以觀羣臣之能否也是故太宗時得寇準真

宗時得張知白皆因上書言事驟加擢用後爲宰相俱著名迹景德元年六月内出朝士邊肅等二十四人姓名令於崇政殿引對在外者驛召赴闕其後稍稍進用多爲名臣此皆近事易法者陛下踐阼未久羣臣能否恐未徧知欲乞依祖宗舊制每遇内殿起居日常令朝臣兩人轉對其餘在京及外處臣僚有欲上書言事者所在官司皆不得壅滯彼必欣然承命各竭所懷然後陛下親加省覽必有所得若上書者稍多陛下不能一

一徧觀即乞擇近臣識慮明達用心公正者二人先次看詳但求理道切當不取文辭華美分爲數等各以貼黄節出事宜置之於前然後奏御陛下更以聖意擇其善者特令引對面加詢訪若實有可采其所言之事即爲施行仍於禁中籍記姓名每遇有重難公事試委之幹辦後果有功效乃加進用如此則天下之才盡在目前可以器使雖堯舜之世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亦不是過也不然若但循故事止作虚名所上之書未必省

覽雖復省覽亦無施設則無益於事不如不為也取進止

乞不受尊號劄子治平二年九月五日上由是羣臣五上表終不允

臣聞謙德之美尊而益光施之神人無不悅順竊見陛下將有事于南郊羣臣循襲故事請上尊號以陛下叡智聰明徽柔懿恭享兹鴻名云何不可正以屬者暴雨為災五稼漂沒編户失業吁嗟之聲盈於道路迄今未息陛下當此之際正宜深自抑損以承答天譴慰釋衆

心況尊號非古近出有唐陛下受而有之不足以褒大聖功推而不居足以發揮盛德所有羣臣上尊號表伏乞陛下拒而勿受仍令更不得上表此亦區區微誠欲裨益萬分之一也取進止

言濮王典禮劄子治平二年八月十七日上

臣聞聖人舉事與衆同欲故能下協人心上順天意洪範曰三人占從二人言蓋國有大疑則決之於衆自上世而然矣臣伏見鄉者詔羣臣議濮安懿王合行典禮

翰林學士王珪等二十餘人皆以爲宜准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凡兩次會議無一人異辭所以然者蓋欲奉濮王以禮輔陛下以義也而政府之意獨欲尊濮王爲皇考巧飾詞說誤惑聖聽不顧先王之大典蔑棄天下之公議使宗室疏屬皆已受封贈而崇奉濮王之禮至今猶未施行此衆人所以怫欝而未爲稱愜者也或者恐陛下未能決知二議是非臣請更爲陛下別白言之政府言儀禮令文五服年月勅皆云爲人後者爲其

父母即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皆稱父母臣按禮法必須指事立文使人曉解令欲言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之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謂其皆不識文理也又言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爲皇考臣按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爲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爲皇祖考以其與昭帝昭穆同故也光武起布衣誅王莽親冒矢石以得天下名爲中興其實創業雖自立七廟猶非太過況但稱皇考其謙損

甚矣今陛下親爲仁宗之子以承大業傳曰國無二君家無二尊若復尊濮王爲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乎政府若以二帝不加尊號於其父祖引以爲法則可矣若謂皇考之名亦可施於今日則事理不侔矣設使仁宗尚御天下濮王亦萬福當是之時命陛下爲皇子則不知謂濮王爲父爲伯若先帝在則稱伯沒則稱父臣計陛下必不爲此行也以此言之濮王當稱皇伯又何疑矣今舉朝之臣自非狹姦佞之心欲附會政府誤惑陛

下者皆知濮王稱皇考爲不可則衆志所欲亦可知矣陛下何不試察羣臣之情羣臣誰不知濮王於陛下爲天性至親若希旨迎合不顧禮義過有尊崇豈不於身有利而無患乎所以區區執此議者但不欲陛下失四海之心受萬世之譏耳以此觀之羣臣之忠佞邪正甚易見矣臣願陛下上稽古典下順衆志以禮崇奉濮安懿王如王珪等所議此亦和天人之一事也取進止

乞改郊禮劄子治平二年八月上

臣聞古者天子親祀上帝一歲有九國朝之制天子三歲一郊仍於其間改用他禮者甚衆豈奉天之意有所倦畧哉蓋事有不得已者也臣竊見國家帑藏素空重以暴雨為災圜丘之側流潦尚深青城之材頗多散失儀仗法物損敗非一今若悉加完葺恐難猝備加以冬寒將近諸營漂没失其生業屋宇敗壞衣褐俱盡陛下儻欲别加振救亦恐力所不支昔太宗太平興國九年下詔東封尋以火災而止更用郊禮又淳化三年下詔

祀圓丘亦以事故更用明年祈穀今災變至大國用不足臣謂不可不小有變更若因兹天譴隨時損益以九月十月之間於大慶殿恭謝天地亦足以展純潔之誠昭寅畏之志减省大費安慰衆心事無便於此者陛下儻以為可願决意早行之

辭龍圖閣直學士狀治平二年十月六日上

右臣准閤門告報已降勅命除臣依前尚書吏部郎中充龍圖閣直學士散官差遣並依舊者臣歷忝諫職於

今累年曾無絲毫裨益盛德自非聖度含容豈免誅責每自循省心不遑安鄉亦屢曾奏陳乞補外任天聽未允黽勉至今不敢頻有祈請以取煩瀆之罪豈意大恩復加褒進慙懼失措若墜冰炭臣雖庸愚何敢膺受伏望聖慈矜憫曲從所欲許臣只以舊職知河中府或襄號晉絳一州使竭其駑蹇之分以酬天地生成之施臣不勝大幸所有龍圖閣直學士勑告不敢祗受

辭龍圖閣直學士第二狀

右臣近曾進狀乞以舊職知河中府或襄虢晉絳一州所有龍圖閣直學士勅告不敢祗受自後未奉指揮者
臣伏覩真宗皇帝天禧元年初置諫官詔書節文俟及三年或職業無聞公言罔覩移授散秩仍遣監臨臣自嘉祐六年七月初入諫院供職到今已涉五年智能淺薄志氣庸懦不能闡發大猷補助聖政竊禄偷安虛損歲月譴黜之典已為後時今乃使之叨冒寵名仍留舊任臣猶自愧況於佗人是以瀝懇自陳庶幾燭察若朝

廷矜其愚昧未用天禧詔書特行責降伏乞依臣前奏許以舊職知河中府或襄虢晉絳一州所有除龍圖閣直學士勑告不敢祗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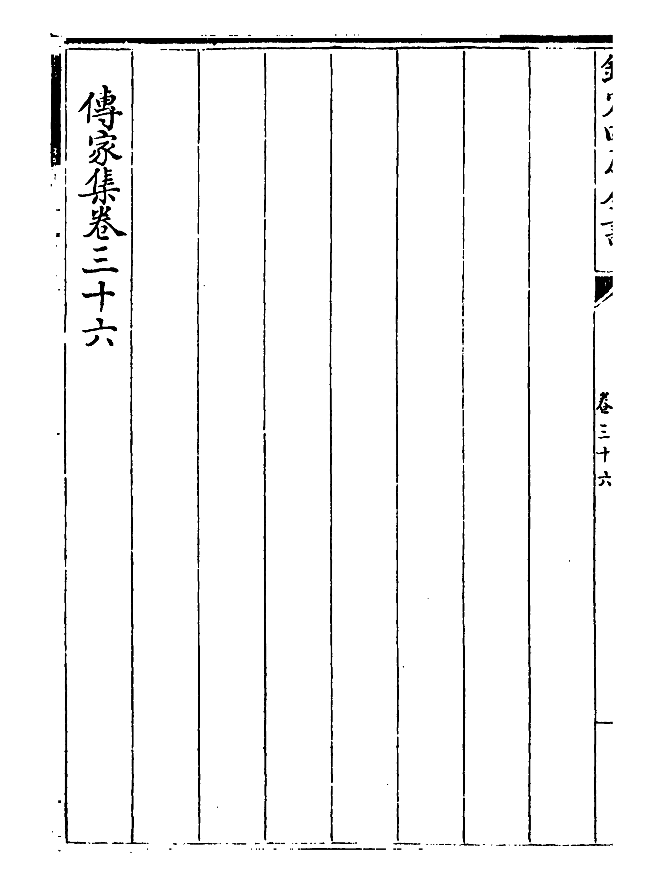
辭龍圖閣直學士第三狀尋得旨免諫職餘依前降指揮

右臣近兩次進狀乞以舊職知河中府或襄虢晉絳一州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便令受告勑者臣承乏諫職首尾五年自國朝以来居此官者未有如臣之久臣資性愚戇惟知報國竭盡朴忠與人立敵前後甚

衆四海之內觸處相逢常恐異日身及子孫無容足之地以此朝夕冀望解去如處沸𩰚之中思寒泉之救但以職當言路不敢無故求出盤桓强留以至今日不意朝廷更加奬擢授以美職仍居舊任既荷寵禄則猝無得去之期禍敗罪誅必不可免是以人用為喜臣獨為憂人用為榮臣獨為懼四顧徊徨無所伏竄進退失圖誠可矜哀儻不訴於君父使之何所依投伏望聖慈憫其久在諫職使得息肩於外依臣前奏則以舊職知河

中府或襄虢晉絳一州所有新除龍圖閣直學士勑告

更不敢祇受







傳家集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傳家集卷三十七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王思福

傳家集卷三十七

宋 司馬光 撰

章奏二十

乞經筵訪問上殿劄子治平二年十月上

臣以駑朽得侍勸講竊見陛下天性好學孜孜不倦然於經席之中未嘗發言有所詢問臣愚意陛下欲護羣臣之短恐於應對之際倉猝失據不能開陳稠人之中受其愧怍此誠聖心仁恕之極羣臣捐軀無以報塞然

臣聞易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論語曰疑思問中庸曰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辯辯之弗明弗措也以此言之學非問辨無由發明今陛下若皆默而識之不加詢訪雖爲臣等疎淺之幸竊恐無以宣暢經旨裨助聖性伏望陛下自今講筵或有臣等講解未盡之處乞賜詰問或慮一時記憶不能詳備者許令退歸討論次日别具劄子敷奏庶幾可以輔稽古之志成日新之益取進止

乞令選人試經義上殿劄子治平二年十二月十七日上

臣竊見國家舊制資蔭出身人初授差遣者並令審官院流內銓試省格詩或賦或論一首或五經墨義十道各從其便其賦論墨義徒有其名無人願試大率皆乞試詩其間甚有假手於人真僞難辨就使自能作詩辭采高妙施於治民亦無所用不可以此便爲殿最臣欲乞今後應資蔭出身人初授差遣者並委審官院流內銓試孝經論語大義共三道仍令主判臣僚更將所對

義面加詢問使之口說若義理精通者特爲一等并所試大義卷子保明聞奏京官與減一任監當選人並與家便差遣合入家便者與先次其義理稍通者依常調不通者且令修學候一周年外再試必須試中方得出官若年四十以上者即聽依舊制只寫家狀讀律如此則公卿大夫子弟皆嚮學知道亦近於先王教胄子之術也取進止

論追尊濮安懿王爲安懿皇劄子 治平三年正月二十三日上

臣聞諸道路未知信否或言朝廷欲追尊濮安懿王爲安懿皇審或如此竊恐不可陛下既爲仁宗後於禮不得復顧私親臣先時言之已熟不敢復煩聖聽今臣不知陛下之意固欲追尊濮王者欲以爲榮耶以爲利耶以爲有益於濮王耶前世帝王以旁支入繼追尊其父爲皇者自漢哀帝爲始其後安帝桓帝靈帝亦爲之哀帝追尊其父定陶恭王爲恭皇今若追尊濮安懿王爲安懿皇是正用哀帝之法也陛下有堯舜禹湯不以爲

法而法漢之昏主安足以爲榮乎仁宗恩澤在人淪於骨髓海内之心所以歸附陛下者爲親受仁宗之命爲之子也今陛下既得天下乃加尊號於濮王海内聞之孰不解體又安足以爲利乎夫生育之恩昊天罔極誰能忘之陛下不忘濮王之恩在陛下之中心不在此外飾虚名也孝子愛親則祭之以禮今以非禮之虚名加於濮王而祭之其於濮王果有何益乎三者無一可而陛下行之臣竊惑之此蓋政府一二臣自以鄉者建議之

失已負天下之重責仍欲文過遂非不顧於陛下之德
有所虧損陛下從而聽之臣竊以爲過矣臣又聞政府
之謀欲託以皇太后手書及不稱考而稱親雖復巧飾
百端要之爲負先帝之恩虧陛下之義違聖人之禮失
海内之心政府之臣秖能自欺安能欺皇天上帝與天
下之人乎臣願陛下急罷此議勿使流聞達於四方則
天下幸甚臣今雖不爲諫官然鄉日已曾奏聞身備近
臣遇國家有大得失不敢不言取進止

留吕誨等劄子治平三年三月八日上

臣聞人主患在不聞其過人臣患在不能盡忠是故忠直敢言之臣國家之至寶也夫以人主之尊下臨羣臣和顔色以求諫重爵賞以勸之羣臣猶畏懦而不敢進又況憚之以威懲之以刑則嘉言何從而至哉竊聞侍御史知雜事吕誨侍御史范純仁監察御史裏行吕大防因言濮王典禮事盡被責降中外聞之無不駭愕臣觀此三人忠亮剛正憂公忘家求諸羣臣罕見其比今

一旦以言事太切盡從竄逐臣竊爲朝廷惜之臣聞人
君所以安榮者莫大於得人心今陛下徇政府一二人
之情違舉朝公議尊崇濮王過於禮制天下之人已知
陛下爲仁宗後志意不專悵然失望今又取言事之臣
羣輩逐之臣恐累於聖德所損不細閭里之間腹非竊
歎者多矣况純仁大防皆陛下簡拔於衆人之中任以
爲耳目之臣蓋取其忠直非取其阿諛也純仁大防亦
欲竭誠盡節以報陛下之知故敢不附政府侃然正論

今更以此獲罪則陛下於羣臣之中尚誰親哉若使忠直日退阿諛日進則陛下何以復知臣下之善惡政事之得失如此殆非國家之福也伏望聖慈亟令誨等還臺供職則天下翕然皆歌陛下之聖明雖禹之樂聞善言湯之改過不吝不是過矣不則且爲之别改近地一官亦可以少慰外人之心也取進止

留傅堯俞等劄子治平三年三月八日上

臣近曾上殿蒙聖恩宣諭以濮王稱親事云此親字官

家亦本不欲稱假使只稱濮王與仙遊縣君有何不可
臣乃知陛下至公本無過厚於私親之意直爲政府所
誤以致外議紛紜必謂旦夕下詔罷去親名其已出臺
官當别有除改見在臺官亦優加撫諭使之就職昨日
忽聞侍御史知雜事傅堯俞知和州侍御史趙鼎通判
淄州趙瞻通判汾州中外之人無不驚愕此蓋政府欲
閉塞來者使皆不敢言然後得專秉大權逞其胷臆臣
竊惟陛下春秋方壯聖德欽明而今日獨取拒諫之名

受孤恩之謗違天下之望失人主之權止於遂政府數人狠心而已不知於陛下有何所利而爲之臣不勝區區深爲陛下痛惜伏望陛下勿復詢於政府特發宸斷召還堯俞等下詔更不稱親如此則可以立使天下憤懣之氣化爲驩欣誹謗之語更爲謳歌矣取進止

乞與傅堯俞等同責降上殿劄子治平三年三月十一日上

臣昨任諫官日與其餘臺官等同共論列濮王典禮不宜稱尊號及皇考事前後非一臣等蒙恩改龍圖閣直

學士臣屢曾辭免乞以舊職知河中府等一處朝廷不許止免諫職令同知諫院傅堯俞侍御史知雜事呂誨侍御史范純仁趙鼎趙瞻監察御史裏行呂大防並已責降若所言濮王事合於典禮則堯俞等不當竄逐若所言非是則臣不宜獨免況同時臺諫官竄逐已盡臣實無顏尚居故位同罪異罰有累公朝伏乞與傅堯俞等一例責降取進止

乞責降第二劄子治平三年三月十四日上

臣於今月十一日上殿以先任諫官日論列濮王事不當乞賜責降陛下令納下劄子不送中書臣以負罪在身不可苟免若不得臣劄子中書無以進呈行遣遂於次日具録劄子副本繳申中書臣又有此固違聖旨之罪乞付外施行早賜責降取進止

乞責降第三劄子

臣於今月十一日上殿乞與傅堯俞等一例責降十三日又曾自陳固違聖旨之罪至今未奉指揮臣鄙於陛

下即位之年四月二十七日已曽上疏豫戒追尊祖父之事及政府請議濮王典禮陛下令候過仁宗大祥别取旨臣與傅堯俞甫過大祥即詣政府白以爲人後者不得顧私親之議及詔兩制禮官同共詳定之日臣又獨爲衆人手撰奏章若治其罪臣當爲首其吕誨等並係後來論列已蒙譴逐況如臣者豈宜容恕縱陛下至仁特加保庇臣能不愧於心伏望聖慈依臣前奏早賜責降其鄜所上疏竊慮年月稍久禁中遺失今别録進

呈取進止

乞責降第四劄子次日中使劉温直宣赴邇英閣上面諭令供職

臣自今月十一日以來已曾三次奏乞與傅堯俞等一例責降未蒙開允今又准中書劄子以侍講錢象先奏乞催臣依舊赴經筵供職奉聖旨令疾速朝叅供職者臣仰荷大恩所宜奔走奉承詔旨然臣退循義理有所未安是以不敢苟貪榮祿須至重有敷陳臣與傅堯俞等七人同爲臺諫官共論濮王典禮凡堯俞等所坐臣

大約皆曾犯之今堯俞等六人已蒙聖恩盡得外補獨
臣一人尚留闕下使天下之人皆謂臣始則唱率衆人
共爲正論終則顧惜祿位苟免刑章臣雖至愚粗惜名
節受此指目何以爲人非徒如是而已又使譏謗上流
謂國家行法有所偏頗臣是用晝則忘餐夕則忘寢入
則愧朝廷之士出則慙道路之人藐然一身措之無地
雖知違犯天威負罪愈重豈敢更復朝參供職伏望聖
慈曲垂矜察依臣前奏早賜責降取進止

請不受尊號劄子 治平三年十一月十七日上

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子育黎元嚴恭鬼神畏懼災異故能安靖國家饗有多福自生民以來不易之道也天雖至高視聽甚邇朝夕不離王者左右順吉逆凶應若影響此乃詩書所載聖人所言豈可謂之漠然無知而簡忽不顧哉臣伏見陛下踐阼以來太陽侵色中有黑子大風晝晦冬溫無氷連年大水漂沒廬田以至今歲災異尤甚彗星彰見光炎隆熾朝東暮西連月乃滅飛蝗

害稼日有食之加之陜西河東夏秋乏雨禾既不收麥

仍未種婦子栖惶流離满路西戎内侮邊鄙未安當此

之際羣臣宜勸導陛下以祗畏天命勤恤民隱克已謙

約博求至言以消復變咎延致善祥而朝廷晏然曾不

爲意或以爲自有常數非關人事或以爲景星嘉瑞更

當有福今者又有佞臣建議請上尊號其爲欺蔽上天

罔誣海内孰甚於此是使上帝鬼神怫鬱不懌自拜表

以來陛下嬰此疾疹久而未愈此皆羣臣謟諛之罪陛

下豈得不省寤而深思哉臣不勝區區忘生觸死伏望

陛下自以聖意止羣臣所上表章却尊號而勿受更下

詔書深自咎責咨謀四方廣開言路求所以事天養民

轉災爲福之道俟聖體康復政化流通天時豐穰人心

悅豫然後推崇徽稱何晚之有如此庶幾上帝收還威

怒福禄大來聖躬和平勿藥有喜羣生百姓莫不幸甚

況陛下郷者郊禮之前辭尊號不受天下稱誦盛德至

今未已然則是棄虚名而得實名捨虚美而取實美也

於陛下何損焉臣荷國大恩忝之侍從誠見近日羣臣皆以言爲諱入則拜手稽首請加鴻名出則錯立族談腹非竊笑終無一人爲陛下正言其不可者臣竊痛之是敢妄進狂瞽惟聖明采察取進止

議祧遷狀治平四年閏三月上

右臣准學士院告報以大行皇帝神主祔廟僖祖神主當遷夾室准朝旨令待制以上同議者臣先於禧祐八年仁宗祔廟之時已曾與龍圖閣直學士盧士宗上言

僖祖當遷夾室當時議臣皆不以為然朝廷遂從衆議
臣謹按王制稱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明太祖之外止有三昭三穆而已是以前代帝王於太
祖未正東嚮之時大宰所祀不過六世若僖祖於今日
方議祧遷則是太祖之外更有四昭三穆與太祖之廟
而八不合先王典禮難以施於後世臣愚以為仁宗祔
廟之時僖祖已當遷於夾室今大行皇帝祔廟順宗亦
當遷於夾室臣既承詔旨令得與議不敢不盡所見以

對伏乞朝廷更賜詳擇今錄嘉祐八年奏議一本謹具

狀繳連奏聞

辭翰林學士第一狀治平四年閏三月二十九日上

右臣竊聞已降勑告在閤門除臣翰林學士者臣聞人臣之義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自從仕以來佩服斯言不敢失墜頃事仁宗皇帝蒙恩除知制誥臣以平生拙於文辭不敢濫居其職瀝懇固辭仁宗皇帝察其至誠遂賜開許今翰林學士比於知制誥職任尤重固非愚

臣所能堪稱聞命震駭無地自處況臣於先皇帝時以久官京師私門多故累曾進狀乞知河中府或襄虢晉絳一州後值國有大故及所修君臣事迹並未經奏御以此未敢更上文字曰近方欲再有陳乞不意忽叨如此恩命臣雖頑鄙粗能自知非分之榮必不敢受伏望聖慈察臣非才不堪此任特賜哀矜遂其微志許以舊職知河中府或襄虢晉絳一州若此數處未有闕即乞於京西陜西路除一知州差遣如此則上不累公朝之

明下不失私家之便誠爲大幸干冐宸嚴臣無任惶恐
懇切之至

辭免翰林學士第二狀

右臣近於閏三月二十九日曽進狀辭免新除翰林學
士恩命乞一知州差遣至今未奉朝旨者臣竊以唐室
以來士人所重清要之職無若翰林自非天下英才聲
稱第一詳識典故富有文章雖欲冐居豈厭衆意臣稟
賦頑鈍百無所堪在於屬辭尤爲鄙拙安敢强顔輒爲

此職人雖不言能不內愧是用輸肝瀝膽貢實自歸惟
仁聖鑒其中悃力少任重慙懼交攻坐炭履氷未足爲
諭特遂所志使之自安天地至恩無以過此所有翰林
學士勑告臣不敢祗受伏乞依臣前奏只以舊職於晉
絳或京西陜西路除一知州差遣干冒宸嚴無任惶恐
懇切之至

辭免翰林學士上殿劄子治平四年四月十三日上

臣近蒙聖恩除翰林學士已曾兩次進狀辭免乞一知

州差遣奉聖旨不允令便受勑告者臣非不知美官難
得詔旨難違然所以須至再三煩瀆天聽者誠以人之
材性各有短長人君當量能授官人臣當陳力就列如
此則事無曠廢上下得宜臣自幼小以來雖稍曾讀書
而禀性愚鈍拙於文辭若使之解經述史或粗有所長
至於代言視草最其所短今若茍貪榮寵妄居此職萬
一朝廷有大號令或除拜稍多臣才思竭涸必至閣筆
縱使勉强得成其鄙惡必甚以之宣布四方使共傳笑

豈惟彰微臣之醜亦恐爲朝廷之羞此臣所以寧犯譴怒之誅而不敢當清華之選者也陛下若察其至誠知非矯飾特賜哀矜寢罷新命則是掩臣所短全臣所長生成之恩孰大於此况臣自通判幷州得替住京十有餘年去歲兄里身亡孤遺無人照管臣累曾奏先帝乞家便一官亦蒙聖恩許候修書畧成規矩即除外任無何先帝奄棄天下臣哀荒失圖未敢叙陳近方欲具所修前漢紀三十卷先次進呈然後以私懇上干陛下聖

聽不期忽有今兹恩命誠非愚臣本心所願憂惶跼蹐無所容措伏望聖慈依臣前奏只以舊職於晉絳州或京西陝西路除一知州差遣所有翰林學士勑告臣不敢祗受取進止

乞王陶只除舊職劄子 治平四年四月二十二日上

臣昨日召對蒙恩賜示以吳奎所上劄子爲直除王陶翰林學士家居待罪事臣尋已曾據所見敷奏陛下始欲止還陶舊職後又欲與陶侍讀學士臣當時忽遽未

有以對退爲陛下經宿思之侍讀學士與翰林學士資級畧同若授陶此職臣恐奎尚未肯起陛下新即尊位大臣屢有不安其位者奎素有質直之名萬一因此激發舉動更有過當若亟行罷免則深失士大夫之望若屢詔不起則愈損陛下之威況陶本以言事不聽辭免臺職待罪之際若更加以美官臣竊料陶亦不敢受欲望聖慈止還陶未作御史中丞時舊職則奎前者已經商量不敢不起陶既是舊職受之亦安庶免更有紛紜

重傷朝廷大體臣蒙陛下虛已下問愚慮竊以此爲便
不敢不奏乞賜詳擇取進止

傅家集卷三十七

# 傳家集卷三十八

宋 司馬光 撰

## 章奏二十一

### 留吳奎劄子 治平四年四月二十四日上

臣竊聞王陶除樞密直學士知陳州吳奎除資政殿學士知青州外議籍籍皆以為奎不當去所以然者蓋由奎之名望素重於陶雖今者封還詔書徑歸私第舉動語言頗有過差然外廷之人不知本末但見陛下為陶

之故罷奎政事其罰太重能不怪駭如此臣恐其餘大臣皆不自安各求引去陛下新登大寶先帝梓宮在殯若舉朝大臣紛紛盡去則於四方觀聽殊似非宜臣愚欲望陛下收還奎青州勅告且留奎在政府以慰士大夫之望安大臣之意陛下以奎違詔而黜之威令已行嘉奎質直而留之用意尤美奎始肎大譴慴服陛下之英斷終蒙開釋銜戴陛下之深恩上下驩悅誠無所損昔漢高帝疑蕭何受賈人金械繫於獄感王衛尉一言

赦令復位君臣恩禮相待如初況於出入之間何爲不可復留也陛下素知臣非朋附大臣之人故敢不避形迹極意盡言但爲朝廷惜大體耳乞賜裁察取進止

初除中丞上殿劄子

臣聞澄其原則流清固其本則末茂臣蒙陛下聖恩拔於衆臣之中委以風憲天下細小之事皆未足爲陛下言之敢先以人君修心治國之要爲言此誠太平之原本也臣聞修心之要有三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仁者

非嫗煦姑息之謂也修政治興教化育萬物養百姓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強闕一焉則衰闕二焉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自生民以來未之或改也治國之要亦有三

一曰官人二曰信賞三曰必罰夫人之才性各有所長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人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稷契皐陶垂益伯夷夔龍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茍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故人主誠能收採天下之英俊隨其所長而用之有功者勸之以重賞有罪者威之以嚴刑譬如乘輕車駕駿馬總其六轡奮其鞭策何往而不可至哉昔仁宗皇帝之時臣初為諫官得上殿首曾敷奏此語先皇帝時臣曾進歷年圖又以

此語載之後序今幸遇陛下始初清明之政虛心下問之際臣復以此語爲先者誠以臣平生力學所得至精至要盡在於是願陛下勿以爲迂闊試加審察若果無可取則臣無所用於聖世矣取進止

乞罷詳定宰臣押班劄子治平四年上

臣竊聞宰臣復有文字乞下禮官詳定合與不合押班臣聞王者設官分職譬猶一體以宰相爲股肱以臺諫爲耳目固當同心協力以佐元首若各分彼我互爭勝

負欲求其身之安何由可得近者御史中丞王陶請宰相依舊制赴文德殿押班宰相若從其所請豈有後來紛紜乃堅執不行迭相激發遂致王陶語言過差今王陶既補外官宰相已赴押班臣謂朝廷可以無事矣而宰臣復有此奏萬一禮官有希吉迎合者以爲宰相不合押班臺司欲默而不言則朝廷之儀遂成隳廢欲辨論是非則與前日之事有何所異是鬬訟之端無時休息也陛下新即天位四方之人舉首傾耳以觀大化而

朝廷不聞肅雍濟濟之風數有變色分爭之醜臣竊爲陛下惜之況今災異屢降饑饉洊臻官多而用寡兵衆而不精冗費日滋公私困竭戎狄桀傲邊鄙無備百姓流亡盜賊將起朝廷夙夜所憂宜以此數者爲先而以餘事爲後伏望陛下特降聖旨令宰臣依國朝舊制押班所有下禮院文字乞更不令詳定取進止

留韓維呂景劉子治平四年五月十二日上

臣竊聞已有指揮龍圖閣直學士韓維差知潁州侍御

史吕景與堂除通判未知信否臣愚竊見韓維沈静方雅於陛下疇昔宫僚之中最有美譽今者無故稱病求出外人皆不知其故吕景渾厚剛直於今日言事之臣亦爲難得其人身爲臺官坐言事罰銅誠使羞辱難以立朝不若得貶竄之爲快也然二人者皆陛下腹心耳目之良臣一旦俱從外補於二人甚爲私便臣竊爲陛下惜之伏望聖慈更賜詳度或且留之左右使拾遺補闕誠有所裨益必若不可留者其臺官已更不舉人只

於舊臺官呂大防郭源明馬默等數內斷自聖意選擇一人以補其闕所貴得質直之人克厭衆心取進止

乞御殿劄子治平四年五月十五日上

臣竊見今月十五日陛下以服藥不受慰羣臣無不憂疑臣竊惟萬乘之主起居動靜繫天下安危況今國家多事之際尤宜深思遠慮若來日聖體全未得安臣不敢言若稍得痊愈伏望陛下勉强御前殿或後殿暫見羣臣若有奏事久不退者雖諭以近新服藥難爲久坐

使之且退亦無所害但使羣下畧得瞻望清光則中外
之心自然安帖取進止

論宰臣押班劄子

臣伏覩今月七日勅文准四日手詔今後宰臣赴文德
殿押班自春分後或遇辰牌上秋分後遇辰正牌上垂
拱殿視事未退止令傳報宰臣更不過令御史臺一面
放班餘日並依祥符勅命指揮永爲定制所有前降下
太常禮院詳定文字更不施行者臣竊見從來垂拱殿

視事比至中書樞密院及其餘臣僚奏事畢春分以後少有不過辰正自陛下臨御以來惟近因服藥曾於辰牌以前駕起入内自餘皆在辰牌以後然則自今以往無事之日宰臣永不赴文德殿押班也臣竊惟文德殿爲天子正衙宰臣爲百僚師率百僚既在彼常朝則宰臣理當押班斯乃前世舊規自祖宗以來未之或改今陛下即位之始事非有大利害者恐未須更張伏望陛下特降聖旨令宰臣一依國

朝舊制押班若陛下以前者已降手詔必欲限以時刻者即乞自春分後遇辰正牌上秋分後巳牌上並依今月四日指揮施行猶庶幾此禮不至遂廢取進止

乞訪四方雨水劄子 治平四年五月十九日上

臣竊見陛下近以久旱爲災分命使者徧祈嶽瀆靡神不舉精誠感通甘雨降集誠中外之大慶然暑月暴雨多不廣遠臣竊慮四方州縣尚有未霑足之處王者以天下爲家無有遠邇當視之如一不可使惻隱之心止

於目前而已今者京城雖已得雨伏望陛下不可遽以爲秋成可望怠於憂民凡内外臣僚有新自四方來者進對之際皆乞訪以彼中雨水多少苗稼如何穀價貴賤閭閻憂樂互相參考以驗虛實既可以開益陛下聰明日新盛德又使遠方百姓皆知陛下獨見幽遠無所遺忽銜戴上恩傾心歸附又使州縣之吏皆知陛下憫恤黎元留心稼穡不敢自恃僻遠殘民害物陛下一發德音而收此三善非獨可以行之今日亦願陛下永久

行之誠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簡省舉御史條約上殿劄子 治平四年五月二十二日上

臣聞法制之設貴於簡要而失在煩苛官人之道以得賢爲本而資序爲末昔東漢之衰立三互之法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以是幽冀二州久缺不補蔡邕嘗上疏極陳其弊然則詳其末而遺其本非治世之政也伏見國家每選御史官須中行員外郎以下太常博士以上差遣須通判資序其餘條約甚多是以

百僚之中可舉者至少舉而得中者尤稀近日以來爲弊益甚蓋以屢有覃恩官品多高而差遣未至幸而有資序相值者則又未必賢矣夫御史之職但當求忠亮方正之人區區資序何足比較臣愚欲望朝廷自今每舉御史其前行員外郎以上即以本官兼侍御史三丞以下及知縣資序即且充裏行不復更須逐次陳請庶幾取人路廣有可選擇取進止

上聽斷書治平四年五月二十四日上

月日具位臣光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材識駑鈍
陛下過聽擢備憲司臣夙夜盡心以思厥職隕首捐軀
無足爲報竊見近歲以來政府言職迭相攻毀分爲兩
朋有如讎敵所以然者蓋由人臣各務逞其私志互爭
勝負不顧己之是非人主不忍違逆人情兩加全護不
肯判其得失是以羣下紛紛日鬬於前而朝廷爲之多
事者也臣伏見陛下天性聰明仁孝恭儉踐阼之初孜
孜求治此誠堯舜之資羣生之福也羣臣幸得遭遇此

時不務將順聖德紀綱治體革政事之久弊救百姓之疾苦而各爲私鬭不知窮極誠可罪也臣聞人君之尊與天地同體以剛健爲德以重厚爲威照徹當如日月發言當如雷霆昔漢武帝謂田蚡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又謂衛青曰郭解布衣權至使將軍自言此其家不貧人君之言若皆切當如此羣臣安得不畏服哉夫心知其非而面徇其情口順其說依違兩可此最人君之大患也今國家政事未有不先經兩府相與商議

然後施行關防祕密外人莫得而知及詔令已下臺諫方得聞之若事有未便從而論列陛下還復下之兩府人之常情自非大賢誰肯以己之所謀爲非而以他人之言爲是哉必須排擯沮抑以爲難從此人主之所以獨取拒諫之名而大臣私得專權之便者也臣愚伏望陛下自今應有臣僚上言朝廷闕失者陛下當清心審慮自以大公至正之道決之若大臣所謀果是不必顧恤言者言者所陳果當不必曲順大臣之意位無高下

言無先後惟是之從又何紛紜之足患哉必若其人等固有爭執者陛下亦當再加審察更以理道往返與相詰難以盡其情果有可取勿憚改爲若漢宣帝之於趙充國則萬事無不當矣必若理道是非顯然在目而其人執迷文過彊很不已者雖加罪黜天下豈以爲不可哉如此則豈惟事得其正亦使威福之柄盡歸帝室矣凡天下之事是非未明則不可不慎是非既明則在陛下決而行之臣前日所謂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

惑佞不能移者正謂此也伏惟聖明俯加裁察臣光昧死再拜

乞更不責降王陶劄子治平四年上

臣竊聞政府以王陶謝上表言辭狂率恣爲詆毀多過其實欲有斅奏乞重加責降審或如此恐不可許何則自仁宗皇帝以來委政宰輔宰輔之權誠爲太重加以臺諫官被貶者多因指大臣之過失少因犯人主之顏色是威福之柄潛移於下陛下方將奮乾剛之盛德伸

元后之威斷收還利器以救其弊今者王陶肆其褊心失於詳審言語不容流布遠近雖實有罪然陶前者出知陳州陛下蓋以先帝梓宫在殯特為大臣屈意行之今若又以表文詆毁大臣重加責降臣恐人主之權益去大臣之勢遂成興衰之機於此乎在不可不察也臣愚伏望陛下於執政進呈王陶謝上表之際但諭以躁人之辭不足深罪前已左遷在外豈可更加貶責若其再三執奏陛下當正色語以王陶前作中丞譏切朕躬

非無過當之言朕亦未嘗加怒欲以開廣言路豈可觸犯卿等則必欲再三責降方為快意耶若猶執奏不已者陛下但不復應答彼當自退所以然者非以保全王陶蓋欲使其餘臣僚知陛下英武可恃萬一他日大臣有欺罔聰明為大罪者羣臣敢言之耳凡此皆陛下聖智所能自知臣復屑屑盡言者誠荷陛下不世之恩貪於報効不復自顧形迹之嫌故也取進止

言王廣淵劄子治平四年六月三日上

臣聞明君之政莫大於去姦忠臣之志莫先於疾邪陛下不知臣無似使待罪憲府受任以來於今踰月而寂無所糾誠負大恩伏見直龍圖閣兼侍讀王廣淵以小人之質有傾巧之材茍求進身無所不至外依政府内結近習數年之間致位清顯國家本以龍閣寵賢彦通英待儒雅皆非廣淵所宜濫處陛下即位以來未聞放黜姦邪以警羣臣廣淵於朝列之中爲姦邪之尤者伏望陛下奮發乾剛首加斥逐奪去職名除一遠地監當

亦足以醒天下之耳目取進止

言王廣淵第二劄子

臣近曾上言直龍圖閣兼侍讀王廣淵傾巧姦邪乞盡奪去職名除一遠地監當差遣至今未聞指揮臣竊惟廣淵所爲布聞海内陛下昔在宫邸豈不備知何假微臣更有詳述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此大舜所以成天功也陛下若未知廣淵之爲賢與不肖尚容致疑若果知廣淵姦邪之狀則豈可復置之左右而不速去之

哉夫佞人者巧於求合變故萬端雖聖賢所不能察是以帝堯畏巧言令色孔壬而孔子教顔淵以遠佞人夫堯與顔淵非不明也苟不畏而遠之則有時而惑之矣伏望陛下依臣前奏其王廣淵早賜黜逐取進止

言王廣淵第三劄子

臣前兩次上言王廣淵傾巧姦邪乞盡奪去職名與遠地監當近聞本人帶舊職知齊州仍賜章服如此乃是賞之非黜之也鄙使廣淵自改京官以來謹身守分不

爲姦諂以至今日不過作第二任通判今所得乃如此豈可謂爲姦諂無益哉孔子稱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今之章服所謂器也職名所謂名也二者皆無用之物然而天下貴之者爲其非賢才則不能得之故也唐宣宗重惜章服不輕以與人有司製緋紫衣以備賜與經年不用三兩領故當時服緋紫者人以爲貴夫名器者譬如珠玉若使之易得如瓦礫尚安足貴乎近歲兩次覃恩服緋紫者已爲汎濫今又如陳鑄王廣淵輩皆賜

章服是使今後受賜章服者皆以爲耻不以爲榮也且陛下使廣淵出補外官者必已知其姦邪之迹也今又復以職名章服寵之是勸人使效廣淵所爲也臣竊恐非國家之福伏望聖斷依臣前奏盡奪去廣淵職名并比來章服與遠地監當使賞善罰惡皦然明白取進止

言郭昭選劄子治平四年上

臣竊聞陛下鄉時直省官郭昭選等四人近有特旨並除閤門祗候衆言籍籍頗謂僥忝國初草創天步尚艱

故祖宗即位之始必拔擢左右之人以爲腹心羽翼豈以爲永世之法哉乃遭時不得已而然也自後嗣君守承平之業繼聖考之位亮陰未言之間有司因循踵爲故事凡東宫僚吏一槩超遷謂之隨龍以此貽選之徒得自厮役直除班行其爲幸已多矣乃敢妄有攀援邀求無已曾不自省有何功勲小人之心終無厭極不可縱也且閤門祇候祖宗所以蓄養賢才以待任使之地也其班序差遣事事不同譬諸文臣則館閣之流也豈

可使厮役之人為之哉况東宫其餘吏卒甚衆苟一人得之則皆有兾望之心此書所謂啓寵納侮者也陛下既承大統則率土之濵誰不為臣而獨私於東宫之人則所與親者至狹矣臣昨除御史中丞初上殿之日首以官人賞罰為言誠以三者致治之本自上世以來不易之道也今昭選等以賤隷而叨美職是官不擇人也無横草之勞而數月之間恩命相繼是無功受賞也姦慝明著如髙居簡等尚保而庇之是有罪不罰也陛下

始初清明方勵精求治而乃輕其官爵慢其賞罰如此
將以興太平之功猶適楚而北轅也今臣所以區區進
言者但爲陛下惜此而已所有昭選等新除閤門祗候
乞賜追寢取進止

貼黄

或聞昭選等因告昌王入言得此特旨未知虛的審或
如此尤爲不可陛下之於昌王但當極其友愛至於官
爵刑賞乃陛下政柄須决之聖心昌王亦不當關預陛

下亦不當聽從如此則兄弟之恩全君臣之分正矣漢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十萬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彼爲其子猶不可況爲他人乎



傳家集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傳家集卷三十九至四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李　錦

傳家集卷三十九　　宋　司馬光　撰

章奏二十二

言賑贍流民劄子 治平四年六月十七日上

臣竊見朝廷差官支撥粳米於永泰等門遇有河北路流民逐熟經過即大人每人支與米一斗小人支與米五升仰子細告諭在京難以住泊令速往近便豐熟州軍存活者臣竊思之如此處置欲以為恤民之名掩人

耳目則可矣其實恐有損無益何以言之鄉者或聞河北有人訛傳京師散米者民遂襁負南來今若實差官散米恐河北饑民聞之未流移者因兹誘引皆來入京京師之米有限而河北流民無窮既而無米可給則不免聚而餓死如前年許潁二州是也今禾苗既傷於旱蝗蝻日益滋生秋田豐歉殊未可知一斗五升之米止可延數日之命豈能濟其饑饉之厄哉凡民之情見利則趨之見害則避之若京師可以住泊雖驅之亦不肯

去若外州可以存活雖留之亦不肯止固非數人口舌所能告諭故臣以為有損無益也臣聞民之本性懷土重遷豈樂去其鄉里捨其親戚棄其丘壟流離道路乞丐於人哉但以豐稔之歲粒米狼戾公家既不肯收糴私家又不敢積蓄所收之穀隨手糜散春指夏熟夏望秋成上下偷安莫為久計是以稍遇水旱螽螟則糇糧已絶公私索然無以相救仰食縣官既不能周假貸富室又無所得此乃失在於無事之時不在於凶荒之年

也加之監司守宰多不得人視民之窮曾無矜憫增無名之賦興不急之役吏緣為姦蠹弊百出民拷手計窮無以為生則不免有四方之志矣意謂他處必有饒樂之鄉仁惠之政可以安居遂伐其桑棗撤其廬舍棄其耕牛委其良田累世之業一朝破之相携就道若所詣之處復無所依使之進退失望彼老弱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起為盜賊將安歸乎是以聖王之政使民安其土樂其業自生至死莫有離散之心為此之要在於得人

以臣愚見莫若謹擇公正之人為河北監司使之察災傷州縣守宰不勝任者易之然後多方那融斛斗各使賑濟本州縣之民若斛斗數少不能周徧者且須救土著農民各據版籍先從下等次第賑濟則所給有限可以豫約矣若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歷聽其舉貸量出利息候豐熟日官為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則將來百姓爭務蓄積矣如此饑民知有可生之路自然不棄舊業浮遊外鄉居者既安則行者思返若縣縣皆然豈

得復有流民哉臣前曾上言王者以天下為家不可使惻隱之心止於目前而已此特河北流民路過京師者耳竊聞其他災傷之處流民亦為不少若臣言可采伏望聖慈依此行之取進止

言施行封事上殿劄子治平四年六月十七日上

臣伏以大舜舉賢敷納以言明試以功漢武帝詳延特起之士待以不次之位終獲其用威加胡越真宗皇帝總覽羣臣章奏用其言而顯其身以成咸平景德之治

凡察言所以知人知人所以立政自古及今其道一也今陛下即政之初首開言路令中外臣民皆得上封事海内欣欣咸畢精竭思以承休德若於此際能采其嘉謀舉其賢材而用之則太平之基可指日而望也若徒備外飾廢其言而不用棄其人而不取則天下頹弊之事當何時而振起乎臣與張方平先受詔詳定中外所上封事雖已盡心料簡合於義理可施行者一一奏聞更望陛下擇其精者決自聖意必令行之其有識慮稍

出於衆者願陛下特賜召對面加詢訪考其虚實果有可采容籍姓名遇有差遣隨材授任俟其實有顯效然後可以不次拔擢如此則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矣取進止

言高居簡劄子治平四年六月十一日上

臣聞古人有言堂上不糞則郊草不贍曠芸言近者不治則不暇及遠也竊見勾當御藥院高居簡資性姦回工讒善佞久處近職罪惡甚多臣謹按祖宗舊制勾當

御藥院官至内殿崇班以上即須出外盖以日月寖久官資稍高則防其憑恃威靈竊弄權柄逺鑒漢唐之禍深為子孫之慮故也陛下即位之初内臣以覃恩遷官者盡補外職獨留御藥院四人天下首以此一事譏陛下之失況居簡於衆人之中最為狡猾而陛下特加寵信待以腹心中外指目大玷聖德臣職在繩糾不敢不言伏望聖慈遵祖宗令典應勾當御藥院官至崇班以上者盡授以向外差遣其高居簡乞逺加竄逐以解天

下之惑取進止

言高居簡第二劄子

臣近曾上言勾當御藥院高居簡工讒善佞乞逺加竄逐未蒙施行昔周公以立政戒成王至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亦皆擇人穆王命伯冏為大僕正曰昔在文武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又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自古聖帝明王雖左右小臣未嘗不

謹擇端良之人以自防逸豫之生也况陛下嗣膺寳命
聖德惟新善惡興衰於此乎分而使讒佞如居簡者旦
夕常在左右又寵而信之此乃異日禍亂之根腹心之
疾也臣職在去邪不敢不再三上言伏望聖明依祖宗
舊制應勾當御藥院官至崇班以上者並令出外其高
居簡仍乞遠加竄逐取進止

言高居簡第三上殿劄子

臣近曾兩次上言勾當御藥院高居簡工讒善佞乞遠

加竄逐至今不蒙降出施行居簡頃在先朝已竊弄權柄依憑城社玷辱聖明物論洶洶切齒側目及陛下繼統必謂首行誅竄以警邪臣不意居簡狡猾多端先自結於陛下使陛下寵愛信任更過於先帝之時朝廷公忠之士無不憤懑深為陛下惜之方今內侍之臣小小謹慎可以備陛下左右使令者何可勝數陛下足以擇而用之何必違祖宗舊典負天下譏謗獨保護居簡堅如金石臣竊惑之伏望聖慈取臺諫官前後所言居簡

文字盡付所司明治其罪以彰至公之義順合衆心其餘勾當御藥院者亦乞遵舊制官至内殿崇班以上並授以向外差遣取進止

言高居簡第四劄子

臣累日前上殿言勾當御藥院高居簡自先帝時竊弄權柄陛下復寵而信之大為聖德之累乞治其罪陛下許臣送樞密院施行至今未聞有指揮不知居簡以何道結陛下能如此之深也居簡所能止於讒佞佞者不

過巧言令色希意迎合快人主之欲以市其權使人主溺於荒宴而不自知也讒者不過離人君臣間人骨肉惑人主之心以固其恩使人主陷於傾危而不自寤也有是二者又可近乎嚮使陛下即位歲久功業已成而有讒佞之臣始得幸天下有識者猶當寒心何則知其必為禍亂之階也況今初承大統當銳精求治之時而遽留居簡於左右仍加寵信根蔕已牢則異日之憂可勝道哉此臣所以不避死亡而必當力争者也或聞陛

下欲待居簡自求引退然後遣去臣誠戇愚未曉所謂若國之大臣耆年有德聞望素高一旦偶有小失未為外人所知陛下務存終始使自引去以全其名則可矣其挾姦作慝者猶宜明正刑書況居簡閨闥小臣罪惡盈積所宜肆諸市朝宣示四方以戒憸人而尚足為之隱乎且居簡姦邪播聞遠近陛下今日雖為之隱天下耳目庸可蔽乎凡居簡所以能為惡者以其自託宫禁譬如狐鼠依憑城社彼惟恐離去左右豈肯自陳求退乎

伏望陛下盡出羣臣前後所言居簡事狀送居簡付所司明治其罪以彰至公之道取進止

言高居簡第五上殿劄子當日罷居簡御藥院除供備庫使

臣聞邪正不可同朝猶冰炭不可同器陛下不知臣不肖使待罪御史中丞臣四次上言勾當御藥院高居簡工讒善佞不宜寵信置於左右所言無取不蒙省録臣實無顔尚居風憲若陛下以臣為拙直則居簡為姦邪若以居簡為忠良則臣為讒慝臣與居簡勢難兩留況

臣守官京師十有一年自先帝時累曾陳乞外任伏望
聖慈罷臣御史中丞除一外任差遣取進止

言王中正劄子治平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上

臣伏見陛下前者盡罷寄資內臣高居簡等令補外官
中外欣然無不稱頌聖德尋聞復留陳承禮劉有方二
人又以王中正勾當御藥院衆頗失望臣竊惟祖宗之
意以御藥一職最為親密過供奉官以上輒令罷去者
迺以防微杜漸詒謀萬世憂深思遠誠自古帝王之所

不及子孫所宜謹守不許失墜者也近歲以來左右之臣既戀權勢又貪祿位遂求閤理資序豫支俸給名曰寄資以欺誑外人此豈祖宗之意邪今陛下欲振舉紀綱一新治道必當革去久弊一遵正法夫法如隄防常應完固迺得無患一有蟻壤泄之則漸致潰敗不可復救近習之臣朝夕在側因緣祈恩無有窮極不以祖宗舊法制之恐陛下他日亦將厭之也況王中正素聞姦猾頗好招權今處之要職是去一居簡得一居簡也伏

望陛下一依前降指揮盡罷寄資者令補外官以成聖德之美别擇内供奉以下樸直廉謹者使勾當御藥院以存祖宗之法取進止

言王中正第二劄子

臣竊聞陛下好令内臣采訪外事及問以羣臣能否臣愚竊以為非宜陛下内有兩府兩制臺諫外有提轉牧守皆腹心耳目股肱之臣也陛下誠能精擇其人使之各舉其職薦舉賢能糾察姦慝論政事得失述民間利

病皆令列於奏牘明白啟陳其有尸祿偷安及挾私欺
罔者小則罪黜大則誅竄誰敢不盡公竭誠以承休德
如此則天下之事猶一堂之上陛下何患於不知哉今
若深處九重之内詢於近習之臣采道聽塗說之言納
曲躬附耳之奏不驗虛實即行賞罰臣恐讒邪得以逞
其愛憎而陛下為之受其譏謗也近聞王中正差往陝
西勾當公事有知涇州劉渙等曲加謟奉鄜延路鈐轄
吴舜臣違失其意俄而渙等進擢舜臣降黜衆人皆言

中正所為審或如此則是中正弄權已有明驗今陛下又置之肘腋委以腹心臣恐天下之人將重足一迹而畏之與金輦璧而奉之矣外議又言山陵禮畢韓琦必求引退兩府當有遷補臣竊慮兩制以上萬一有無廉恥之人或陰結此屬以求進用者夫以堯之聰明洛於四岳衆言僉同然後用人猶失之於鯀況可決於近習之口乎凡公忠正直之士必不肯借譽左右以求自售齊威王所以賞即墨大夫而烹阿大夫正謂此也昔漢

唐之衰宦官所以能壞亂綱紀傾覆國家者皆由人主與之謀議幃幄進退羣臣故也此乃治亂安危之本不可不察伏望聖慈詳思臣言凡欲知天下之事當詢訪外廷之臣其王中正不可令勾當御藥院或姦佞之臣豫設機謀以經營兩府者必不可用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言王中正第三劄子

臣伏奉手詔節文問王中正等事得之於何人可密奏

來臣以非才誤受陛下聖知擢為御史中丞惟懼曠職
孤忝大恩每與賔客語言無不詢訪時事稍有毫髪裨
益盛德率皆奏陳此事臣得之於賔客前後非止一人誠
恐玷累公朝所以有此論述中正有無此事惟陛下可
以知之臣在闕門之外何由知其虛實若其果有此事
陛下得以為戒若其無有臣敢避妄言之辜但外人有
此議論臣不敢不令陛下知之萬一有益聖明皆微臣
之幸也取進止

言石槨劄子 治平四年九月八日上

臣伏見永厚陵皇堂卷畚石四重其二重並寄於枋木之上陛下孝心深遠以為異日枋木終歸朽腐石若隕墜於梓宮非便發自聖謀欲為石槨具修奉山陵都護宋守約鈐轄張若水以策非已出百端沮難茍欲修飾目前自營私計不為梓宮萬世之慮為人臣子不忠如此乃敢令石匠作頭供狀稱八月二十七日進入梓宮後連夜造作計二十四時辰了畢如蒙別差人定奪却

不依今來所定時辰先得了當甘軍令不辭公列奏牘
誑惑朝廷是致掩閉皇堂及虞祭并木主到京之日皆
會改移臣昨充山陵儀仗使目覩内臣黄懐信用夷牀
溢牀等下梓宫數刻之間安厝巳畢乃知守約若水等
欺罔聰明輕侮邦憲若不懲戒則不公挾詐之人將何
所忌憚伏望陛下治守約若水等罪嚴行責降若升祔
畢有赦守約若水等縁修奉山陵得罪特乞不原其黄
懐信等宜優與酧奬貴使賞罰明白人知聳畏取進止

辭賜金劄子治平四年七月二十日上

臣先奉勅充山陵儀仗使已蒙聖恩賜絹一百匹錢二百貫文充盤纏於今月二十九日又降中使賜臣箔金五十兩幷銀合重三十兩臣不敢仰違詔旨雖已奏謝訖然竊聞嘉祐八年永昭陵時不曾有此例私心惶恐深不自安臣聞人君不行無功之賞則羣下勸人臣不受非分之賜則廉耻立今臣等雖備位五使猶在京城跬步之勞亦未嘗有以何勲效再受重賜況臣職在執

憲當抑絕僥倖而身自為之將何以糾其他人其箔金并銀合伏望聖慈許令回納入庫庶使下臣有以自容取進止

辭賜金第二劄子治平四年八月二日上

臣前日蒙恩賜金五十兩并銀合臣以所賜過厚尋問永昭陵禮儀使范鎮知舊例所無不敢當受遂具奏陳乞許令回納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宣諭令受臣上荷恩遇至深至重螻蟻微命不足為報愧懼流汗無所容措

然臣竊聞昔韓昭侯有弊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仁君也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嚬有為嚬笑有為笑今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彼一弊袴猶不可以與無功之人況數十兩之金乎魏太祖之為政有功宜賞不吝千金無功妄施分毫不與我太祖太宗之御臣下亦然故能驅駕英豪光啟大業夫明主之不妄賞賜非吝之也誠以賜一無功則天下無功之人皆有儌覦之心有功之人皆懷怨望故也借使

一人有功而人主賜之一金無功者不得其有功者必喜何則衆人不得而我獨得之是人主知我之功也其榮多矣如是則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雖使之赴湯火猶將甘而樂之若有功者賜千金無功者亦賜千金其有功者必不悅何則彼無功而我與之均是人主待我無以異於彼也其辱深矣如是則有功者莫不解體誰肯竭其智力觸冒死亡以狥國家之急哉故官爵金帛者人主所以鼓舞羣情使之奔走左右而不自知者

也然則明主愛一嚬一笑豈為過論哉仁宗皇帝天性寛仁承累世餘烈府庫充實身雖節儉而好施於人羣臣左右貪求無厭賜予之例因茲寖廣府庫之積日益減耗不幸又於五年之中再遭大喪左藏內藏奉宸等庫率皆空竭當此之時舊例所有猶宜鐫減以救其弊況可以例外横賜無功之人乎且陛下以國用不足之故永厚陵猶遵遺制比永昭陵事事裁減而所賜羣臣之物反更多於永昭陵之時臣雖小人貪昧財賄揣循

此理能自安乎此臣所以夙夜憂惶無以自處者也況府庫之物迺天下萬民之物也自非有功於民者皆不宜得之臣所以仰違詔命堅辭賜物至於再三者非自以飾小廉也迺欲助陛下成治道也伏望聖慈察其誠懇依臣前奏許令將所賜金并銀合回納入庫取進止

傳家集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傳家集卷四十　　宋 司馬光 撰

章奏二十三

議謀殺已傷案問欲舉而自首狀 知登州許遵奏婦人阿云

於母服內與韋阿大定婚成親後嫌韋阿大夜間就田中用刀斫傷縣尉令弓手勾到阿云問是你斫傷本夫實道來不打你阿云遂具實招通合作案問欲舉減二等大理寺不合作謀殺已傷絞罪斷遣下刑部定得大理寺允當遵不服詔下光與安石定奪安石以為遵議是後朝
廷竟從安石議

右臣竊以為凡議法者當先原立法之意然後可以斷獄竊詳律文其於人損傷不在自首之例注云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所謂因犯殺傷者言因犯他罪本無殺傷之意事不得已致有殺傷除為盜之外如刼囚略賣人之類皆是也律意蓋以於人損傷既不得首恐有別因餘罪而殺傷人者有司執文并其餘罪亦不許首故特加申明云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然殺傷之中自有兩等輕重不

同其處心積慮巧詐百端掩人不備者則謂之謀直情徑行略無顧慮公然殺害者則謂之故謀者尤重故者差輕今此人因犯他罪致殺傷人他罪雖得首原殺傷不在首例若從謀殺則太重若從鬬殺則太輕故酌中令從故殺傷法也其直犯殺傷更無他罪者惟未傷則可首但係已傷皆不可首也今許遵欲將謀之與殺分為兩事案謀殺故殺皆是殺人若將謀之與殺分為兩事則故之與殺亦是兩事也且律稱得免所因之罪彼

刼因略人皆是已有所犯因而又殺傷人故刼略可首
而殺傷不原若平常謀慮不為殺人當有何罪可得首
免以此知謀字止因殺字生文不得别為所因之罪也
若以刼鬬與謀皆為所因之罪從故殺傷法則是鬬傷
自首反得加罪一等也遵所引蘇州洪祚斷例棊律疏
云假有因盜故殺傷人而自首者盜罪得免故殺傷罪
仍科疏既指言故殺傷人則是因盜謀殺傷人者自從
謀法當時法官誤斷不可用例破條遵又引編勑謀殺

人傷與不傷罪不至死者並奏取敇裁以為謀殺已傷而罪不至死者即是自首之人按尊長謀殺卑幼之類皆是已傷而罪不至死不必因首也遵又引律疏問答條云謀殺凡人乃云是舅又云謀殺之罪首盡顯是謀殺許令自首案彼皆謂謀而未傷方得首免若其已傷何由可首凡議罪制刑當使重輕有叙今若使謀殺已傷者得自首從故殺傷法假有甲乙二人甲因鬬毆人鼻中血出既而自首猶科杖六十罪乙有怨讐欲致其

人於死地暮夜伺便推落河并偶得不死又不見血若來自首止科杖七十罪二人所犯絶殊而得罪相埒果然如此豈不長姦況阿云嫌夫醜陋親執腰刀就田野中因其睡寐斫近十刀斷其一指初不陳首直至官司執錄將行拷捶勢不獲已方肯招承情理如此有何可憫朝廷貸命編管已是寛恩而遵更稽留不斷為之伸理欲令天下今後有似此之類並作減二等斷遣竊恐不足勸善而無以懲惡開巧偽之路長賊殺之原姦邪

得志良民受弊非法之善者也臣愚以為大理寺刑部所定已得允當難從許遵所奏作案問欲舉減等而科令來與王安石各有所見難以同共定奪伏乞朝廷特

賜裁酌施行

議貢舉狀熈寧二年五月上

臣准御史臺牒准勑節文天下學校貢舉之法宜令兩府兩省待制以上御史臺三司三館臣僚各限一月具議狀聞奏者臣聞詩云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言欲立

强於天下者無如得人得人而任之以事則四方斯順之矣臣竊惟取士之弊自古始以來未有若近世之甚者也何以言之自三代以前其取士無不以德為本而未嘗專貴文辭也漢氏始置茂才孝廉等科皆命公卿大夫州郡舉有經術德行者策試以治道然後官人故其風俗敦尚名節降及末世雖政衰於上而俗清於下由取士之術素加奬厲故也魏晋以降貴通才而賤守節習尚浮華舊俗益敗然所舉秀孝猶以經術取之州

郡皆置中正以品其才行一言一動之失或終身為累士猶兢兢不敢自放隋始置進士唐益以明經等科而秀孝遂絶止有進士明經二科皆自投牒求試不復使人察舉矣進士初但試策及長安神龍之際加試詩賦於是進士專尚屬辭不本經術而明經止於誦書不識義理至於德行則不復誰何自是以來儒雅之風日益頽壊為士者狂躁險薄無所不為積日既久不勝其弊於是又設謄錄封彌之法蓋朝廷苦其難制而有司急

於自營也夫欲搜羅海内之賢俊而掩其姓名以考之雖有顔閔之德茍不能為賦詩論策則不免於遺擯棄為窮人雖有跖蹻之行茍善為賦詩論策則不害於取高第為美官臣故曰取士之弊自古始以來未有若近世之甚者非虚言也今幸遇陛下聖明心知貢舉之極弊慨然發憤深詔羣臣使得博議利病更立新規是千載一時也議者或曰古人鄉舉里選今欲知士之德行宜委知州知縣者采察其實保而薦之臣獨以為不然

古者分地建國自卿大夫士皆以其國人為之猶患處士之德行不可得而詳也故又擇其鄉之賢者使為閭胥比長自幼及長朝夕察其所為然後士之德行美惡莫得而隱也今夫知州知縣雜四海九州之人遠者三歲而更近者數月而更或初到官即遇科場遽責之知所部士人之德行誠亦難矣又應開封府舉者常不減數千人而開封府獄訟之繁知府者自旦至暮耳不暇聽目不暇視又有餘裕可使之察數千人之德行乎議

者又曰宜去封彌謄錄委有司考其文辭參以行實而取之臣獨以為不然夫士之德行知州縣者尚不能知而有司居京師一旦集天下之士獨以何術知之其術不過以衆人之毀譽決之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夫衆之毀譽庸詎足以盡其實乎必如是行之臣見其愛憎互起毀譽交作請託公行賄賂上流謗讟並興獄訟不息將紛然殽亂朝廷必厭苦之而復用封彌謄錄矣夫封彌謄錄固為此數者而設之也譬猶

築防以鄣洚水也今不絶其源而徒去其防則横流之患愈不可救矣臣雖至愚平生固嘗竭其思慮欲以少救其弊今敢陳二策乞陛下俯加裁擇臣聞上之所為下之所歸也國家從來以賦詩論策取人不問徳行故士之求仕進者日夜孜孜專以習賦詩論策為事惟恐不能勝人父教其子兄勉其弟不是過也今若更以徳行取人則士之力於徳行亦猶是也誠風化清濁之原歷代訛謬而不寤必待聖朝然後正之者也夫徳行修

之於心藏之於身雖家人有所不知況於鄉黨況於州縣況於朝廷將何從知之故必待明哲公正之臣知而舉之然後四海之士皆可得而官使也然舉薦之法既行則干求屬請誠所不能無也要在所舉非其人者國家以嚴法繩之勿加恩貸則苟且狥私之人皆知懼矣且國家既以德行取士則彼貪猾輕躁之人依附權要枉道求進者皆為清議所貶見棄於時雖有舉者必不多矣臣愚欲乞今後應係舉人令升朝官以上歲舉一

人提點刑獄以上差遣者歲舉二人諫議大夫或待制以上歲舉三人不以所部非所部鄉里非鄉里除自巳親戚及曾犯真刑或私罪情理重曾經罰贖及不孝不友盜竊淫亂明有迹狀者不得舉外其餘皆得舉之仍於舉狀內明言臣今保舉某州某科某人有學術節行乞賜召試若舉狀既上之後郤有前後諸般違礙事發其舉主並依律文貢舉非其人分故失從公私罪定斷受賍而舉者以枉法論其舉狀逐時送下禮部貢院置

簿記錄若應舉人而不舉者歲終委貢院勘會姓名開
奏乞嚴加朝典每遇三年一開貢舉委貢院截自詔下
之日勘會選擇舉主最多者從上取之舉主數同則以舉狀到省月日先後為次其舉主曾有贓罪及見停閑身亡或在合舉人數外者並不使倍於每次科場南
省奏名人數具姓名聞奏乞下本貫發遣赴闕其本貫
更不考試即具申狀解送赴貢院仍出公憑給付逐人
令赴貢院照會限十一月內取齊十二月內引見正月
內委貢院考試其試官或朝廷臨時添差進士試經義策三道子史

策三道時務策三道更不試賦詩及論明經及九經等諸科試本經及論語孝經大義共四十道明經加試時務策三道其帖經墨義一切皆不試對策及大義但取義理優長不取文辭華巧唯所對經史乖僻時務疎濶者即行黜落其奏名人數並依科場舊制若合格者少不滿舊數亦聽至御試時進士明經各試時務策一道九經等諸科試本經大義十道所有名字高下並只以舉主多者為上舉主數同則以舉狀到省月日先後為次其舉人所

納家狀及授官後吏部所給告身並須開坐元初舉主人數姓名若及第後犯私罪情理重及贓罪其舉主並減一等坐之未及第者減三等皆不以去官及赦原如此則羣臣不敢挾私妄舉士人皆崇尚經術重惜操履風俗丕變矣朝廷若不能行此保舉之法其次莫若修學校之法以取之臣伏見自慶歷以來天下諸州雖立學校大抵多取丁憂及停閒官員以為師長藉其供給以展私恩聚在仕官員及井市豪民子弟十數人遊戲

其間坐耗糧食未嘗講習修謹之士多耻而不入間有二千石自謂能興學者不過戚修室屋增置莊産廣積糧儲多聚生徒以采虛名師長之人自謂能立教者不過謹其出入節其遊戲教以鈔節經史剽竊時文以夜繼晝習賦詩論策以取科名而已此豈先王立學之意邪於以修明聖道長育人材化民成俗固已踈矣臣欲乞自今天下州學只許置教授一人委本州長吏於本處命官中選擇無過犯有節行能講說爲衆所服者舉

奏補充若本州無人則奏乞下銓司選差委銓司於見在銓選人内揀選進士明經諸科出身人歷任無贓私罪能講説經書者奏補充逐州教授仍令國子監試講說經書應舉人初入學者並為外舍生唯赴聽講及公試外不得於學中宿食其教授每日講書畢取在學諸生姓名書於籤上雜置筩中抽取三人問以聽過書中疑義三條使對衆解説通者置簿記録粗者不問不者有罰每月中兩次公試各試所習舉業委教授考校定優劣等第具

姓名出榜示訖亦置簿記錄其有過犯者小過則罰錢中過則降等謂自內舍高等降為中等中等降為初等初等降為外舍生外舍生無等可降者勒出學大過則斥出學亦置簿記錄每遇春秋釋奠畢委教授選擇外舍生到學及半年以上自前次釋奠以來說書多通公試多在優等姓名近上即為優等過犯情輕少即升入內舍為初等生始聽於學中宿食又選擇初等生升為中等生中等生升為高等生皆如外舍生之法其有二人已上比較難決者即特令說書及試所業以決之皆

須具狀申本州委知州通判更加審覆委得公當然後給牒補之如後来有過降等者其牒即行抽取毀抹其教授選擇糾舉升降等第若有不公委知州通判覺察取勘聞奏乞行衝替其開封府舉人舊無府學並令寓教於國子監其國子監舉人須實是品官子弟方得依條入學其教試選升之法並於外州同以直講比教授判監同判監比知州通判凡國子監開封府及諸州軍內舍高等生額並用本處解額之半解額有奇數者入高等生額假若解

額三人則以二人為高等生額其中等倍高等初等倍中等若人數未足則闕之不得溢額補人若遇詔下開貢舉委本處判監同判監知州通判截自其日勘會高等生補及半年以上者具姓名結罪保明聞奏開封府舉人只委判監同判監保明仍給與公憑許令免解直就省試其高等生占不盡解額方許本處其餘舉人取解其中等初等生於取解時仍別立號常比其餘舉人多取分數所有高等生至省試亦別立號每七人中取一人奏名如此則舉人亦稍嚮經

術敦行義矣夫經術深淺非程試所能知行義美惡非朝夕所能察今使之處於學校經二三年累經選擇升至高等又占解額妨衆人進取之路若其行義少有過差必不為衆人所容矣由此觀之其高等生經術則講說常通文藝則屢入優等過犯則全然輕少行義則為衆所服比之糊名謄錄考其一日所試賦詩論策偶有所長而取之者相去遠矣況近年舉人或一無行能横遇恩澤幸得免解者不可勝數今高等生行能如此栽

免一解豈足惜哉此學校之法也若朝廷又不能如此只於舊條之中毛舉數事微有更張則於取士之道並無所益徒更煩苛不若悉循舊貫之為愈也

議繫宮親人鎖應狀 治平元年上

先准嘉祐三年八月二日中書劄子供繫宮親授班行人云云右看詳繫宮親人並是三代食禄之家有人保任方得充避比於工商雜類納財授官之人流品殊勝其中固有奇才異行可以進用豈可止以連姻帝族遂

同職私罪犯之人不得鏁廳應舉求諸義理全無意謂欲乞今後應與宗室女為親補轉班行者如别無事節違礙科場條貫並許依其他武臣例鏁廳應舉以廣求賢之路

傳家集卷四十